

六月,宜登山。
万物在勃发,在生长。而我们的精神和视野,似乎也需要伸一伸,长一长了。平日里晴耕雨读,现在,去登山。登多了,目光自然也会高远、深邃许多。
是花正艳绿正浓的时候,一切都是新的。用这新景濯洗一下双目和心灵,会令人觉得舒爽,于人事,都会更明白些。

青、深蓝、淡蓝……山色不同,一层层飘渺远去。视野像是广角镜头,拉开了。我模糊想起了弘一法师所作清凉歌中的那首《山色》:“近观山色苍然翠,其色如蓝。远观山色郁然翠,如蓝成靛,山色非变。山色如故,目力有长短,自近渐远,易青为翠。”

山色如故

桑飞月

自远渐近,易翠为青,时常更换……”

山的颜色,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看到不同,是因为我们的目力有长短,并不是山色在变。

弘一法师还说:“是由缘会,幻相现前,非唯翠幻,而青亦幻,是幻,是幻,万法皆然。”

由于某种机缘,我们看到眼前的那片景象,并非只是远处的翠色是幻象,就是近处的青色,也是幻象。世间的事,大抵都是如此。仔细揣摩,仿佛的确如此。

距离的不同,关系的远近,都会影响到我们所认识的人与事。当你责怪一个人的时候,或许只是因为,你与他的距离较疏

远,对他不甚了解。在这个基础上,你的评价便也不是什么客观评价了。想了解一个人,你就必须去靠近他,认识他,而不能雾里看花。

望远山,有时如望故人。

曾经亲密的朋友,多年后再见,总会明显地感觉到落差,宛如这山望着那山,山与山之间,是岁月的沟壑,仿佛再也迈不过去。然而,沟壑又何尝不是幻象?走到那沟壑边,再看,或许有条路呢?行动是打破幻象最有效的办法。

而且,你所看到的那巍峨的山影,不过一山由石、由树组成,有人的间雅,也有人间的俗。想到这儿,我突然就想发笑,像是破解了一个密码,看透了个人设。

然而,也还是不能随便上前搭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需要双方共同努力。一个人单向靠近,并不能改变。而一个人一旦远离,另一个人将离得更远。

一个曾经熟悉的人,逐渐远成飘渺的山影的过程,几乎不会给人痛感。最令人悲伤的,是这个个人突然回到了你的生活中,而心,却依然远如天涯。与其如此,不如不见;不如请你继续做回你的远山……

山色如故,我亦如故。岁月可能在逐渐地改变着我的样子,但我内心里的群山,却还依旧。我攀登过一座又一座的高山,但也更加明了,那所谓的高远与深邃之下,仍是初心最为纯真,最为美好。

在这个万物生长的初夏,我在看山,也在看你。不管你是否巍峨,是否沧桑,你在我心中,依然是那个鲜衣怒马的少年。你愿意我这样看待你吗,我曾经的少年?

2020年5月28日“夜光杯”刊登了陈甬沪先生的《闲话橘红糕》。文章描述生动形象,引发了一大批读者的兴趣。记得知堂老人在《南北的点心》一文中还提到橘红糕呢,那就让我更觉得它的不同凡响。

《闲话橘红糕》提到,“这个交大机械、外企当高管投身家乡崇明创业的首席农夫,就是想象不出橘红糕是什么点心食物?”犹言现在的年轻人不识橘红糕为何物,为此颇为遗憾。我觉得这可能是个例外。我身边不乏80后、90后,他们对于橘红糕并不陌生,甚至比老头老太们有更多的接触。目前不少传统糕团店开在地铁站里,一般都有橘红糕售卖。年轻人是地铁的主力乘客,爱吃甜品、零食、饮料,橘红糕顺理成章地进入到他们的购物单上。我自己很多次接受过年轻人的分享。

这是一个很独特的现象。据我了解,年轻人对有一定体量的糕团兴趣不大,而对橘红糕有所偏好,原因估计把橘红糕作为零食对待——吃不饱、可分批吃、贮存期较长(其他糕团大多没有这个特点);还有,橘红糕的口感类似日本伴手礼“菓子”(小巧玲珑,其实也是从中国传入),软软胖胖,富有动漫的喜悦。

《闲话橘红糕》中还提到,相对其他点心,橘红糕属于价廉物美的品种。这个观点恰恰与我的感受相反。自认识橘红糕迄今,就性价比而

也说橘红糕

西坡

言,我从来没有觉得它便宜过:无馅,量少,价却高。是否贵在人工?不像,其操作应该不难。唯一值得考量的是金橘。对,金橘一向较贵。至于金橘在橘红糕定价中占多少份额,顾客是不了解的,我也只能往高里去猜。

另外,作者陈先生特别叙述自家外婆制作橘红糕的故事。我很感意外。祖辈人家蒸糕烘蛋卷,我亲眼所见,做橘红糕则闻所未闻啊。我相信,这事完全在可以操作的范围内。你看,苏浙沪的多数古镇,卖各色糕团是经常性项目,橘红糕又是其中八九不离十的品种;而且,前店后厂的模式很普遍,证明家庭作坊做橘红糕是可行的。陈先生看过外婆“从湿糯米粉、掺金橘白糖、搓揉和合、蒸熟切割、撒粉滚团整个过程”,只可惜语焉不详,仅凭这点描述去摸仿,不免难以措手。

手头正好有本小册子——《上海糕点制法》(上海糖业烟酒公司编,轻工业出版社出版,1964年初版,1974年修订版第一版),里面竟收“橘红糕”条。文字不多,撮录如下:

橘红糕系白色柱形小粒,性柔软,含有橘味,有助于开胃,馅有玫

瑰和豆沙,儿童多作糖果食用。此糕仅产于苏、宁两糕点工场,其制作方法相同,但在含糖比例方面稍有区别。

(一)配料:炒糯米粉33斤,绵白糖(或白糖粉)40斤,橘红0.5斤,开水27斤,炒粳米粉1斤(制作和搓条时防粘用)。

(二)制作方法:先将炒糯米粉和白糖粉拌匀过筛后,摊在台板上使成盆状,再将橘红屑和绵白糖放入,用开水调和进行擦透,越多擦越能使米粉增加软润,使产品外表光滑,食之软而有味,在擦透后,用手掌将湿粉在台板上多加按压,同时台板上可撒上一些粳米粉防止黏结。

如不加芯子,可即搓成小指粗细的长条,用刀切成小粒即成;做芯子的,将玫瑰、豆沙或黑芝麻包在其中搓条。切成小粒后,可在竹筛内,撒上一些炒粳粉,再将干粉筛去,避免产品相互黏结。

(三)贮藏:一般可存放4-5天,为了防止其水分蒸发而干燥发硬,最好贮在木器里,但注意不要堆积过多,避免压扁变形。

整篇说明,要言不烦,交待得清爽爽;文笔也不错,可能出自专业写手。文章特别加注一条——“根据幸福食品厂制作经验整理”。可知“幸福食品厂”为制作橘红糕的“权威”,也是“标准”的制订者。不知这家厂如今还在吗?



边看边聊

归来仍是少年

葛纪发

但丁曾说:“世界上有一种最美丽的声音,那便是母亲的呼唤。”去年曾写下此题小文晒在朋友圈,今天母亲已去了天堂,心中的酸楚无以言表。母亲是一个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越剧迷。迷到每天要在一个不离身的半导体收音机里准时收听越剧,打开电视机就要调至戏曲频道,抑或在娱乐频道里的名家名段寻找绍兴戏节目。她不但听、看,还会一段一段地哼唱;说起越剧,什么10姐妹,什么袁派、徐派、戚派,毕派的,以及《梁祝》《西厢记》《红楼梦》等等,滚瓜烂熟,一听说便得出哪派唱腔,为一些越剧名家的身世亡故扼腕惋惜。

她在20多年前看戏时偶然结识了两个痴迷越剧的年轻人,一个欣赏毕派,一个喜欢戚派。他们的演唱颇有功底,曾多次在区、市文化宫和大舞台参演,博得戏迷们的鼓掌喝彩,还收了一帮学生。只要有演出,他们就会告知母亲并接她去看,母亲会约几个老戏迷朋友购票去捧场。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互感情日积月累,越发深厚。两个年轻人平时左一个“鲁阿姨”右一个“鲁阿姨”地叫得很是亲切,常常电话母亲,问寒问暖。

两位年轻人,一个年龄稍大的小赵双亲早逝,一直把我母亲认作他的母亲;另一个小陈,父母随单位内迁至江西,因自小热爱越剧辞去一份不错的工作返回上海学唱越剧。两人爱好相同,感情甚笃,亲如兄弟。然而也因为非科班出身,尝尽戏路之难,却矢志不渝,百折不回。

早年有一夏夜,看完戏两个年轻人送我母亲回家返夜,途经一个建筑工地在工棚水龙头下冲冲脚,被几个民工撞见,误当小偷冤揍一顿,打得两个老实本分的年轻人鼻青眼肿。母亲闻悉,急得马上找到在辖区派出所外来人口办公室工作的我妻子,请主管民警出面解决,责令包工头赔偿了医药营养费,并当面赔礼道歉。这事使两个年轻人十分感激,从而更增进了与母亲的感情。自那以后,他们几乎每逢节假日都会去看望我母亲。

如今两青年步入中年,他们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仍热衷于越剧,而平日里老母亲也时常关心提起他们。去年重阳节小赵俩发我微信红包,托我给母亲买点她爱吃的,这又使老母亲心花怒放了好几天,絮絮叨叨地夸赞他们,说:“他们真是比自家人还好。”



都是埋头干活人

漫画 王祖和

木头是我们常见到的东西,因为普遍,人们或许都不会当成宝物。其实,木头是有灵性的东西,其生长的过程就是一种奇迹;木头的纹理中,更是充满了灵性,就是一种艺术。而那些枯木,甚至是朽木,更是一种艺术品。

我喜欢木头,喜欢用枯木、朽木拼接,做出一件件自己喜欢的作品。收集朽木,便成了我的业余爱好。我特别喜欢那些经历过多少年的风刮雨淋的朽木。山上,朽木随处可见,曲曲弯弯,线条优美,各呈奇姿。一段,一枝,虽然不长,却是九曲十八弯,放久了,看着看着,越觉得像动物的肌肉,人体的一部分。而当它放进屋子里,便有了生命。

其实,我的那些朽木是不用雕的,拼起来,就是一件艺术品。我做的第一个木作品,是一尾武昌鱼,头、眼、身体、鱼尾,用了十几块木头组成,朽木片刻之间变成了一尾小鱼儿,这尾鱼,似像非像之间,挂到墙上,宛若从水中打捞上

给朽木注入灵魂

彭震

来经风雨之后脱胎而成的真品。有了这第一幅作品,更激起了我的创作热情。我喜欢战马,很早就想用朽木制作一个战马飞奔的作品。从我的收藏之中,我选出了许多适合的朽木。有的像蹄子,有的像细长的腿,有的像尾巴,有的像肌肉,

七夕会

有的像骨骼……组合的过程,充满了无穷的乐趣。要把这些朽木连接起来,需采用粘、钉、连等多种方式,多余的部分还需要用刀削下去,去除臃肿感,使整个作品更加精练骨感。经过整整一周时间,一匹三维战马奔腾在战场上。四蹄腾腾之中,整个身子都成为一平行线,而曲曲折折的树梢,恰如战马飞奔时,紧紧绷起的肌肉。静止而立,却分明动感无限,勇往直前。

接下来,我想创作一个“猎豹”,我已经开始收集材料了。这只猎豹,要带有雄起、飞奔的元素,且曲线较多,使用的应该是一些精致带有明显曲线的朽木。化腐朽为神奇,愿生命的灵魂在我的屋子里飞起来。

“端午”由来

徐梦嘉 文/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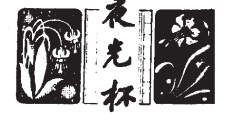
《风土记》:“仲夏端午。端者,初也。”古人习惯把五月的头五天分别以端来称呼,宋末元初数学与民俗学的研究达人陈元靓在《岁时广记》中云:“京师市尘人,以五月初一为端一,初二为端二,数以至五谓之端五。”

重五、重午等是端午的旧称,“端”同样与“重”之义契合。“耑”在土地母亲的哺育呵护下,其谷禾年年萌芽,每一次都是新一茬的重生者。而此“重生者”由耑与甲文形为一人张双臂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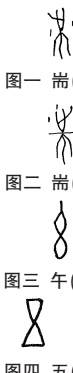
面跨立地上的“立”组成,这两个端的字根昂然直立,相互鼓动,神采秀发,呈现给我们一道可反复咀嚼回味无穷的汉字形义佳肴。午(甲文,图3),历来学界释义歧出。1.饣纟说,午为丝股;2.杵说,午为丝股反形;3.杵说,午是春米的木杵形;4.矢说,午的金文是箭矢形。在众说纷纭中,都认可“午”借用于地支第七位,与天干搭配来纪年、月、日、时。我无另说,甲文午字形应该表示春米的细腰木杵。我研究补充认识的则是,细腰的“春杵午”含X形线条,而双手持“午”多角度摆动的春米动作,还有虚象的X形。X形午与数字五(甲文,图四1.2)音同“形同”。“五”本用五横画表示,与一、二、三、四造字方法相同,后因为叠写五横笔画多又不美,以两斜画交错形代替。后造甲文五字再加表示天与地的两横画于上下,寓意天地万物交汇。民国古文字学家林义光《文源》云:“五,本义为交午,假借为数名。二像横平,X像相交,以二之平见X之交也。”午之X形还意会中

午,字理是此形上部即“下午”下部即“上午”,相交处则为“中午”。天将交午,日已交午。午、五两字“义通”,故端五也是端午的旧称,按地支顺序推算,五月正是午月。顺语,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将五月朔一与禁忌联系起来,那一天把艾草艾叶插在门庭用以辟邪驱瘟祈福。

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审议并批准中国端午节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中国首个入选的节日。今天试谈“端午”两字由来,愿为有着丰富文化内涵的民俗大节——端午,再揉入中华汉字文化的深邃内涵而薄尽绵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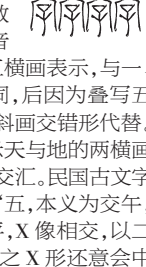


夜光杯



图一 耑(甲文) 图二 耑(甲文) 图三 午(甲文) 图四、五(甲文1.2)

梦笔寻踪



图一 耑(甲文) 图二 耑(甲文) 图三 午(甲文) 图四、五(甲文1.2)

雅玩

有句话,朽木不可雕也。